

# 语言地图说<sup>\*</sup>

## ——西方语言哲学新问题研究系列之五

梁瑞清

(暨南大学, 广州 510632)

**提 要:**图像论主张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的一一对应的图像关系,但是这种传统的语言观却无法解释言外之意和言不尽意的现象。我们认为,语言并非世界的图像,而更像世界的一幅地图,并把这种语言观称为“语言地图说”。语言地图说认为,虽然语言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关系,但是语言与世界之间却是不对称的,这是因为(1)语言和地图一样,不会也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表达出来;(2)从理论上来说,正如地图不可能标记出外部世界的一切对象,语言也不可能完全地表征外部世界,否则,它将变得和世界一样精确无比,从而成为我们难以背负的语言包袱。相对于图像论而言,语言地图说至少有两个优点。第一,它不仅揭示了语言和世界的映射关系,而且也较好地解释了言外之意和言不尽意两种语言现象。第二,它符合经济原则,即语言是经济的,不必和世界一样精确,因为一个沉重的语言包袱不利于人类的进化。同时,它也告诉我们,构造理想语言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

**关键词:**图像论;语言地图说;同构;一一对应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3 - 0007 - 6

### A Map Theory of Language

Liang Rui-qi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The Picture theory claims that there is an isomorphic picturing relation, or a sort of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world, but this theory owes us an explanation for both what is unsaid and what is unsayable. We suggest that language should not be conceived as a picture, but as a Map of the world. The map theory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a certain mapping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world, language is bound to be asymmetrical with the world, because (1) language always leaves a lot unsaid just as a map leaves many geographical objects unmarked, and (2) it is in principle impossible for language to fully represent the world, just as a map cannot mark all the world as it stands; otherwise, language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an unbearable burden for us. The map theory has at least two advantages over the Picture theory. Firstly, it can not only explain the mapping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world, but can also put both what is unsaid and what is unsayable in proper places. Secondly, it is of a pie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according to which language has to be coarse-grained for us humans to avoid the sensory overload for the sake of evolution. Besides, it shows that any attempt to construct an ideal language is doomed to failure.

**Key words:** picture theory; map theory; isomorphism;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 1 引言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

别是本体论阶段的古代哲学、认识论阶段的近代哲学和语言性转向之后的现代哲学(Dummett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5年度重大研究项目“(西)语言哲学与现代语言研究”(05JJD740178)的研究成果,曾提交给2008年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在大会小组讨论上宣读。感谢钱冠连教授的指导意见以及讨论小组成员的改进意见。

1973: xv, 徐友渔 1994: 2 - 6, 陈嘉映 2003: 14)。在这三个阶段, 哲学家的终极关怀始终不离世界问题: 本体论哲学家关注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 认识论哲学家关注的是对世界的认识问题, 语言哲学家则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当然, 自柏拉图以降, 许多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探讨过语言问题, 但是只有语言哲学家才把语言分析看成哲学的出发点。语言哲学家之所以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当成哲学的中心问题来研究, 又是因为他们一致认为, 我们无法直接把握世界, 只有通过研究语言这一思维媒介才能对世界有所了解 (Baghramian 1999)。本文将重新审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在梳理图像论的两种变体的基础上, 提出一种崭新的语言观以刻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 2 图像论的两种变体

图像论直接将语言与世界挂钩, 既是一种语言观, 也是一种意义理论, 在语言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简而言之, 图像论主张语言是世界的图像, 是“自然之境”, 语言和世界之间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 这看似简单的主张里面却包含着许多疑惑。语言在什么意义上是世界的图像? 语言和世界是如何一一对应的? 我们知道, 语言是由句子构成的, 而句子又是由语词按照一定的句法规则构成的。当我们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时, 究竟是指语词是世界的图像, 抑或是指句子是世界的图像呢? 而且, 这里说的语言是指自然语言呢, 还是指理想语言? 因此, 笼统地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 显然是不准确的。本文认为, 图像论可以分为古典版本和现代版本两种形式。

古典版本的图像论声称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自然之境”(Hacker 1986a: 77), 主要停留在语词的层面, 亦即语词与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表征关系, 而且这种表征关系又具体表现为指称关系。换言之, 每个语词都指称世界的某个对象。如“张三”指称某个叫做张三的人, “树”指称一种我们叫做树的植物,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从这个意义上说, 图像论相当于严格的指称论, 即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这种语言观和意义理论看似简单明了, “是初级反省最容易达致的看法”(陈嘉映 2003: 144), 然而, 它却包含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 (Lycan 2001: 4 - 7)。

现代版本的图像论源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它沿袭了古典版本关于语言与世界同构和一一对应的思想, 但同时又融入了逻辑

原子主义的思想, 因此比古典版本的图像论更加精致。概言之, 在《逻辑哲学论》里面,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 而不是事物的总和, 事实由事态构成, 而事态则由事物 (或对象) 构成 (1.1 - 2.01)。同理, 语言是命题的总和 (4.001), 最基本的命题是原子命题 (4.21), 而原子命题则是由名称组合而成的 (4.22)。因此, 名称、原子命题、(复合)命题和语言分别与对象、事态、事实和世界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然而, 和古典版本不同的是, 现代版本的图像论并不认为语词是世界的图像, 而是认为命题是世界的图像 (4.01, 4.021)。这是因为语词在逻辑上是不饱和的 (incomplete), 如名称虽然和对象对应, 但没有涵义 (Sinn), 只有指称 (Bedeutung), 而且其指称只有在命题中才能够加以确定 (3.3), 名称和对象之间只存在指称关系, 不存在图像关系。而且, 图像总是由若干个对象按照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的。仅仅一个简单的对象不能成为图像。同理, 和简单对象相对应的名称也不能成为图像。

那么, 为什么说命题是世界的图像呢? 这是因为图像是实在的模型 (2.12), 实在则是存在的和不存在的状态的总和 (2.06), 而命题描述事态 (4.023), 因此命题是实在的图像 (4.01, 4.021), 也就是世界的图像。具体而言, 图像之所以成其为图像, 是因为它与被描绘的外部世界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的关系, 即图像形式 (pictorial form) 或表征形式 (representational form) (2.17, 2.172)。图像形式是指图像中各个元素相互联系的可能性 (2.15), 具体反映在这些元素与外部事物的相关性 (2.1514)。因为元素之间具有多种可能的组合方式, 因此同一外部世界可以由不同的图像来加以描绘。也就是说, 这些图像具有不同的图像形式或表征形式, 但是因为它们描绘的是同一外部世界, 因此依然具有某种共同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把这种共同的逻辑结构叫做图像的逻辑形式 (logical form)。逻辑形式也就是实在的形式。任何图像, 无论其图像形式或表征形式怎样, 都必须具有逻辑形式 (2.18)。如果一幅图像的图像形式是逻辑形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逻辑图像 (2.181)。图像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实在。和图像一样, 命题与它所描述的外部世界也必须具有表征关系。这种表征关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命题是由名称按照某种逻辑句法构成的, 名称和外部世界的对象一一对应, 而且名称的不同组合表现为不同的命题; 第二, 描述同一事态的不同的命题尽管表征形式不

一样,但都同样反映了该事态的逻辑结构,因此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第三,命题的真值取决于它是否正确描述了事态:如果正确地描述了事态,则该命题为真,反之为假。请看下面三个命题:

狗咬了张三。

张三被狗咬了。

张三咬了狗。

句 和句 的表征形式(表层结构)不一样,但是有着相同的逻辑形式(深层结构),也就是说,它们描述的事态是一样的,因此二者都是狗咬了张三这一事态的逻辑图像。假设张三确实被狗咬了,则句 和句 的真值皆为真,而句 虽然与句 的表层结构一样,其真值却为假。正是因为命题可以(正确或不正确地)描述世界的各种事态,我们才说命题是世界的逻辑图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逻辑哲学论》这本书里,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是在图像论的基础上为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为思想的表达(语言)划定界限(参考该书自序)。由于命题是而且必须是世界的逻辑图像,因此凡是能够描绘事态的命题,无论真假与否,都是有意义的命题,否则就是无意义的(unsinnig)或无所谓意义的(sinnlos)(Black 1971: 380, Hacker 1972: 18)。在他看来,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因此是可说的(6.53),而除此之外的所有命题,如形而上学命题、美学命题和伦理命题等都是不可说的。由于这一界限是建立在逻辑原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不可说命名为逻辑不可说。

### 3 图像论的问题及其批判

古典版本的图像论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有的语词在世界中找不到与其一一对应的对象。请看下面4个例句:

张三很胖。

张三在砍树。

张三和李四在砍树。

孙悟空偷了王母娘娘的蟠桃。

句 中的“胖”和句 中的“砍”是谓词,句 中的“和”是联结词或逻辑常项,句 中的“孙悟空”和“王母娘娘”虽然是名词,但都是空名。很明显,谓词和逻辑常项都没有和它们相对应的外在对象。空名似乎有一个对象与它对应,却不在现实世界之中。当然,我们可以退一步,就像形式语义学家所做的那样,认为诸如“胖”之类的形容词指称某个对象的某种属性,“砍”之类的动词指称两个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和”之类的逻辑常

项指称某种逻辑关系,而诸如“孙悟空”和“王母娘娘”之类的空名则指称某个可能世界中的对象。然而,这种改进后的理论已经离图像论越来越远了,因为即便在这些句子里面指称关系依然成立,但是语词和世界之间已经不再是图像关系了。比如,我们也许可以说“和”的指称是某种逻辑关系,但却不能说它是某种逻辑关系的图像。同理,我们也不太可能说某个语词是某个对象的属性或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也可以看成对古典版本的改进,因为他并不声称语词是世界的图像,从而消解了句 到句 所凸现的种种问题。虽然如此,这种精致的图像论依然包含了许多困难,并招致了诸多哲学家的批评,就连维特根斯坦本人后来也逐渐放弃了这种学说。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列举,只能简单地探讨三个和本文相关的问题。

第一,正如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图像论中蕴涵了一个“描述性的谬误”(descriptive fallacy),即语言的功能就是描述事态或事实(Austin 2002: 1-3)。这一方面否认了语言的许多其他用途,如可以用来实施询问、命令、请求等言语行为,另一方面则无法解释言外之意的现象。后期维特根斯坦(1953/1999)在《哲学研究》中同样批评了自己前期的这一观点,转而认为我们的生活形式是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构成的。第二,虽然维特根斯坦不主张语词是世界的图像,但是由于他的图像论是建立在逻辑原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依然主张名称应该与外在对象一一对应。而在日常语言中,有时同一个语词有着不同的意义,有时两个不同意义的语词在表面上看却有着相同的用法(3.323),因此容易产生一些重大的概念混淆(3.324)。为了避免混淆概念,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必须利用一种遵守逻辑句法的记号语言(sign-language),如弗雷格和罗素所构造的概念文字(3.325)。究其实质,这种记号语言是一种理想语言,中期的维特根斯坦又将之称为“现象学语言”,紧随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则试图构造类似的“感觉材料语言”(如Ayer)或“记录语言”(如Camap)。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基于语言必须和对象(同时也和我们的思想)一一对应的信念,但遗憾的是,最后的结果都是无疾而终。第三,图像论在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东西之间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并因此把自然科学命题以外的所有命题都划定为逻辑不可说。关于这一点,陈嘉映教授有一个绝妙

的比喻,可谓一语中的。他说,“维特根斯坦制定了一个过于狭窄的食谱,然后把生肉、菜根、观音土、毒药统称为‘不可吃的东西’,然而这些东西千差万别”(陈嘉映 2003: 152)。

当然,无论是古典版本还是现代版本,图像论只是一个隐喻的说法。语言和图像一样都是一种表征媒介,但并不是说语言就等于物理意义上的图像,至少初看起来不是(4.011)。维特根斯坦曾经从线性的角度来区分过命题和图像(Keyt 1964: 504):语言是线性的,而图像不是。套用皮尔士的术语来说,命题或语言是象征符号(symbols),而图像则是象形符号(icons);前者具有规约性,而后者则更大程度地具有物理相似性。然而,语言和图像的这一区别并不能排除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因为两者都是对世界的描绘。实际上,任何比喻都是片面的。正如所说,“比喻的根据至多是数方面的相似,决不是各方面的相同。果然是各方面的相同,我们根本就无所用其比喻了”(金岳霖 1990)。因此,图像论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一个不全面的隐喻,其要害在于它坚持了语言与世界一一对应的原则。

#### 4 同构与一一对应

如上所述,图像论的核心思想在于语言和世界的一一对应。古典版本的图像论直接认为日常语言在语词层面上和世界一一对应,而现代版本的图像论则认为语言应该在逻辑层面上和世界一一对应,如果自然语言不能和世界一一对应,那么我们就应该构造一种逻辑的理想语言,并使得该语言中的每个名称对应一个简单对象或感觉材料,从而避免由于日常语言的概念混淆而引起的哲学谬论。

我们知道,一一对应(one-to-one correspondence)是一个数学概念,指的是对一个集合中的任意元素而言,在另外一个集合中都有一个元素与之对应,而且这种对应的关系是确定的。如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人与名字之间就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就语言而言,则每个语词或名称都对应一个外在的对象。有时候,哲学家把“一一对应”和“同构”(isomorphism)交换着使用。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A和B同构,则它们具有相同的形态、形式或结构,而且这里的A和B指的都是系统或集合,而不是系统或集合中的某个元素。在数学里面,这两个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后者着眼于集合,而前者则着眼于集合中的元素。如果说集合A和集合B同构,则

A和B的元素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当哲学家将这两个概念作为相同概念移植到哲学中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古典版本的图像论由于停留在语词的层面,只能部分地解释语言和世界两个系统中元素之间的对应,却不能解释两个系统之间的同构,更不用说去解释两个系统之间具有相同的形式了。而且句到句表明,即便是元素之间的对应(语词和对象的对应)也很难行得通。现代版本的图像论倒是可以说,语言和世界同构不是指它们具有相同的物理形式,而是指它们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或逻辑结构。但是由于它同时主张语词与对象、命题和事态的一一对应,依然无法彻底地摆脱这一困境。如上文中的句和句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但描述的却是同一事态。这说明,语言学中的同构与数学中的同构不尽相同:我们可以说语言和世界有着某种同构的关系,但不可以说它们中的元素是一一对应的。换言之,语言和世界同构是一种不对称的同构关系,语言和世界是不完全对称的。

#### 5 语言地图说

鉴于语言和世界的这种关系,我们就不能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因为图像这个隐喻本身就预设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通常把相片作为图像的原型,而任何相片都精确地反映了世界或者世界的一部分。相片和它所表征的外部世界不仅是同构的,而且其元素是一一对应的。如上所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解释语言和世界之间那种不完全对称的关系。比较而言,如果我们把语言比作世界的地图,将更好地反映这种关系。地图和图像一样,都是隐喻的说法,两者虽然都是世界的表征媒介,但地图不同于图像的地方在于,地图虽然与世界同构,但并非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地图和世界之间正如语言和世界之间一样是一种不完全对称的关系。

顺带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哲学家在批评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时,经常不加区别地将图像和地图混为一谈。有的认为,地图和世界之间也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Keyt 1964: 510)。有的(如柯匹)认为,借助语言来研究世界就像借助地图来了解一个城市一样,但是,“语言对于世界的关系绝非地图与城市的关系那么清楚、准确”(徐友渔 1994: 45)。第一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地图并非和世界一一对应。第二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助语言来研究世界。只有戴茨严格区分了倒影、图像和地

图三种表征媒介 (Daitz 1953: 192 - 194)。它们与世界之间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构关系,但是区别在于,一棵树在水中的倒影和树之间是完全一一对应的,不会遗漏任何细节;一幅图像通常也是一一对应的,虽然有些图像(如速写或素描)会省略一些细节,但它们不是典型的图像;而地图虽然与世界存在着对应关系,但绝不是一一对应的,而且地图和语言一样具有一定的规约性,因此地图比图像更加接近语言。戴茨的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图像和地图与语言的关系,但可惜的是,他没有进一步讨论,更不用说提出自己的语言观了。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知,语言不应该说是世界的图像,而更像世界的一幅地图。我们可以把这种语言观称为语言地图说,并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第一,语言和地图一样,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同构关系我们才可以用语言来谈论和描述世界。至于语言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在什么意义上相同,我们可以同意现代版本的图像论者的观点,即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第二,正如地图和世界之间是一种不完全对称的关系,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同构也是一种不完全对称的同构关系。换言之,语言和世界不是一一对应的。我们知道,地图总是会留出某些地理对象而不予以标记。语言和地图一样,不会也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表达出来,我们说出来的总是那些自认为比较凸现的信息。第三,从理论上来说,地图不可能标记出外部世界的一切对象,否则将不成其为地图了。语言也不可能完全地表征外部世界,否则,它将变得和世界一样细致无比,从而成为我们难以背负的语言包袱。请看下列:

钱塘江涨潮了。

只要我们理解了句,我们也就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之所以我们可以用句来表达钱塘江涨潮了这一事实,是因为它和这一事实之间具有某种同构关系。此外,它还可以传达许多不必明确说出的预设的或蕴涵的信息,如钱塘江位于中国杭州,是“天下第一潮”,涨潮的时候去游泳会非常危险,我们今天不能去那里游泳了,等等。对于知道这些言外之意的听话人来说,它们是不需要说出来的。这也是奥斯汀和格莱斯等哲学家注意到的情况,即语言除了描述事实之外,还可以实施其他的言语行为,如请求、警告等,而且听话人能够基于已有的背景信息推出说话人的言外之意。最后,如果你从来没有到过钱塘江,也从来没

有看见过涨潮时的景象,我无法通过句或其他类似的说法让你明白钱塘江涨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壮观。也就是说,钱塘江涨潮的壮观是言不尽意的。这一切都说明,语言地图说比图像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 6 语言地图说的哲学意义

语言地图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第3节中谈到的图像论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它不仅揭示了语言和世界的同构关系,而且较好地解释了言外之意的情况,因为语言和地图一样不需要把所有的信息都传达出来,而这又是由我们共同的生活形式决定的。

第二,它也一定程度地解释了言不尽意或者不可言说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因为语言和地图一样本来就不可能和世界(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所感和所思)那样细腻入微,若不然,我们将不得不背负一个沉重的语言包袱,从而不利于人类的进化。在第3节中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把所有除自然科学命题以外的命题都看成逻辑不可说的,而实际上这些命题人们天天都在说,只不过它们不属于描述事实这一语言游戏罢了。我们通常讲的言不尽意或不可言说是指,对于某一对象的感觉经验(如钱塘江涨潮的壮观),无论多么详尽的语言都无法穷尽我们想要表达的那种感觉经验的现象属性。比如说,对于一个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来说,不管你如何形容,你都无法准确地告诉他咖啡的芳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味。由于这种不可说关涉感觉经验的现象属性,我们不妨将之称为现象不可说(梁瑞清 2006, 2007),以区别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不可说。

第三,由于语言和地图一样无法和世界(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所感和所思)那样细腻入微,因此构造理想语言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早期语言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的歧义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源,以至于试图构造一种没有歧义的理想语言,并要求语言中的每个名称和世界中的每个对象之间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地图说表明,这不仅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而且即便能够构造出这样一种逻辑的理想语言,我们也将无法学会和使用这种语言。

## 7 结束语

本文从讨论图像论的两种变体出发,重新考察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发现语言不是世界的图像,而是世界的地图,从而提出了语言地图说

的语言观。图像和地图与世界之间都具有同构的关系,但是除此之外,图像论还要求语言和世界一一对应,而地图说则说明语言和世界不需要也不可能一一对应。语言地图说比图像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具体表现在,它不仅揭示了语言 and 世界的同构关系,同时也较好地解释了言外之意和言不尽意的语言现象,并且告诉我们,构造一种和世界同样细腻的理想语言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另外,语言地图说也将对语言学,特别是对理解话语的意义和习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讨论这一问题。

#### 注释

有论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实际上主张只有原子命题才是世界或实在的图像(如 Hacker 1986b: 119;陈嘉映 2003: 147)。这一方面是因为复合命题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5),我们只要知道组成某一复合命题的原子命题的意义,也就知道了该复合命题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复合命题通常是由几个原子命题和逻辑常项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而逻辑常项并不指称任何对象(4.0312),因此,复合命题不是世界的图像。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世界本身是否具有结构在哲学中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实在论者(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本身就有结构,语言系统不过是恰恰反映了世界的结构。反实在论者(如达米特)则认为,世界本身并没有结构,真实的情况是语言使用者利用自己的概念框架赋予了世界以结构(徐友渔 1994: 46)。本文接受实在论的观点,否则谈论语言 and 世界的同构将是一个假问题。

钱冠连教授(2002)也承认这种同构关系,并将之命名为全息关系,但拒斥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本人是在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之后才发现戴茨关于图像和地图的区分,因此语言地图说是本人独立思考的结果。

#### 参考文献

陈嘉映. 语言哲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金岳霖. 金岳霖学术论文选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梁瑞清. “说不出”及其现象意义 [J]. 外语学刊, 2006 (3).  
梁瑞清. 咖啡的芳香:论感觉经验的不可说性 [D]. 博士论文,2007.  
钱冠连. 语言全息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徐友渔. “哥白尼式的革命” [M]. 上海:三联书店,1994.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62/2002.  
Baghramian, M.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Washington, D. C.: Counterpoint, 1999.  
Black, M. *A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Daitz, E. The 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 [J]. *Mind*, New Series, 1953 (4).  
Dummett, M. *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3.  
Hacker, P. M. S. *Insight and Illusion*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Hacker, P. M. S. Laying the Ghost of the Tractatus [A]. In Stuary Shanker (ed). *Ludwig Wittgenstein: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1) [C]. London, Sydney: Croom Helm, 1986.  
Hacker, P. M. 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icture Theory [A]. In Stuary Shanker (ed). *Ludwig Wittgenstein: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1) [C]. London, Sydney: Croom Helm, 1986.  
Keyt, D. Wittgenstein's Picture Theory of Language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4 (4).  
Lycan, W. G.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W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 Trans by D. F. Pears & B. F. McGuinnes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4.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Trans by G. E. M. Anscomb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53/1999.

收稿日期: 2008 - 01 - 15

【责任编辑 李洪儒】